



Luigi di Macerpancini



莫泊桑

短篇小说

全 集

李青崖 译

李 颢
李 度 校补
李 庠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
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校补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卷)

李青崖 译

李 颢 李 度 李 岸 校补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1年8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625 插页：5

字数：469,000 印数：14,001—28,000

平装：ISBN7—5404—0729—8
I·583 定价：8.10元

精装：ISBN7—5404—0730—1
I·584 定价：10.10元

第二卷 目录

密斯哈列蒂·····	(1)
遗产·····	(25)
德尼·····	(109)
那头驴子·····	(118)
田园小曲·····	(129)
绳子·····	(135)
堂倌，来一大杯！·····	(144)
洗礼·····	(152)
懊恼·····	(158)
我的茹尔叔·····	(166)
旅途上·····	(176)
蛮子大妈·····	(184)
洪多丽家的姐妹们·····	(194)
女房东·····	(227)
小酒桶·····	(234)
他·····	(242)
我的索斯登舅舅·····	(251)
安德烈的病痛·····	(261)
恶面包·····	(268)
吕诺太太的案件·····	(275)

一个聪明人.....	(280)
雨伞.....	(288)
门栓.....	(299)
邂逅.....	(305)
自杀事件.....	(315)
勋章到手了.....	(321)
姘头.....	(328)
波宜发司老爹式的命案.....	(341)
蔷薇.....	(347)
父亲.....	(354)
招供.....	(365)
首饰.....	(372)
幸福.....	(384)
老人.....	(392)
懦夫.....	(401)
醉汉.....	(411)
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	(418)
宝贝.....	(424)
手.....	(429)
乞丐.....	(436)
杀父母的人.....	(443)
小家伙.....	(451)
企鹅岛.....	(458)
通布图这个人.....	(463)
真的故事.....	(472)
伤逝.....	(479)

回忆·····	(485)
临终的忏悔·····	(493)
端恩·····	(499)
巴裏斯那个朋友·····	(511)
两性人·····	(519)
髭须·····	(524)
嫁奁·····	(530)
第 29 号病床·····	(538)
保护人·····	(552)
庞拔尔·····	(559)
那一络头发·····	(566)
孟其来大爷·····	(575)
壁橱·····	(582)
第十一号房间·····	(591)
俘虏·····	(599)
我们的那些英国人·····	(614)
罗热的办法·····	(623)
那份忏悔书·····	(628)
人妖之母·····	(636)
萨波的忏悔·····	(644)

密斯哈列蒂

写给某某夫人

引 子

在一辆四轮马车上，我们一共是七个人，四个女的和三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坐在赶车的座位旁边，我们仗着几匹牲口的慢步爬着那条公路盘旋的大山坡。

为了去参观当迦尔韦的那些废墟，我们天一亮就由艾忒勒达出发，在清早的凉气里打起精神，却依然有点儿睡意。尤其女客们都是不惯于象打猎的人那么早就起床的，她们这时候不断地听凭自己的眼皮合拢来，低着头或者打着呵欠，对于日出时的情绪是没有感觉的。

时令正是秋天。路的两边，展开着收过了种植物的田地，黄黄的一片全是被人割掉了燕麦和小麦的禾本，这东西盖着地面正象是一些剃得不光的胡子。罩在薄雾里的田地象是冒烟。云雀在空中唱着歌，其他的小鸟在灌木丛里唧唧喳喳闹个不停。

太阳终于出来了，绯红的，正在地平的尽头，后来它渐渐上升也渐渐显得更有光彩，旷野象是醒过来了，微笑了，活动了，如同一个女孩子从床上走下来，脱去了身上那件白色水蒸气的衫子。

艾特拉伊伯爵在车子前面的座位上高声说道：“注意，一只野兔。”接着他向左边伸起一只胳膊指着一片苜蓿田。那畜生快快跑着，除了两只耳朵以外几乎整个儿掩在草里；随后它匆匆穿过一段耕过的地就停了一下，然后用一阵发狂的速度再跑，它变换了方向，放心不下地再停下来，窥测有什么危险，定不下要走的路线；随后它开始用高高跳跃的姿态跑了，象是挂在炮车后面的拖车，终于在一方种甜菜的大丘里失了踪迹。男子们的眼睛都盯着那畜生的动态，完全清醒了。

勒内·勒马诺瓦发言了：“今天早上，我们全是不知道招呼太太们的。”说完就望着那个贴近他身边的女客绥雷因男爵夫人正勉强睁开打瞌睡的眼睛，他低声向她说：“您正想您的爵爷哟，爵夫人，您放心吧，他要到星期六才回来，您还有四天。”

她带着一个含着瞌睡意味的微笑回答：“您真笨！”随后，她振作了精神又说：“想想吧，请您对我们说点儿什么教我们笑笑吧。石讷尔先生，听说您的幸运比从前的理诗立厄公爷的更多，现在请您随意说一件您有过的爱情故事吧。”

来雍·石讷尔是一位老画师，他少年时代很美，很健，很以体格自负，并且很被人恋爱过。这时他捋着雪白的长髯微笑，随后他经过一会儿思索，才突然变成了庄重的；他说道：

“那一定是不会让你们感到高兴的，各位太太；我就来说说我生平有过的最为凄惨的爱情，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至于感到什么和它相似的。”

那年我正二十五岁，沿着诺曼第一带的海岸做绘画的学徒。

所谓“做绘画的学徒”，就是背着背囊在沿途的客店出出进进，假借研究画理和观察风景为由随处流荡。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那种信步逍遥的生活更有趣。人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牵绊，没有顾忌，没有忧虑，甚至于连明天的事情也不想。只须照着合意的路线走，除了自己的癖好别无向导，除了自己的眼福别无指点。有时候停着不走，无非因为一条小溪使人受到引诱，无非因为一家客店门外的油炸马铃薯条是香喷喷的。有时候，一阵牡丹蔓的清香或者一家客店的姑娘的天真眼风，教人决定了自己的选择。请你们不要轻视那种乡村的温柔之感哟。那些姑娘们，她们也都有一种心灵和种种感觉，以及丰腴的脸蛋儿和鲜润的嘴唇；并且她们的热烈的吻真象野生的果子一样有浓厚的好味道。爱情始终是有价值的，不必问它的出处。一条在您到场的时候就颤动的心弦，一双在您离开的时候就掉泪的眼睛：那都是很稀少，很甜美，很宝贵的事物，千万别轻视了它们。

我经历过多少约会，有时候是在那些满生着樱草的土坑里，有时候是在那种正有奶牛睡着觉的牛圈后头，有时候是在那些依旧保存着白天温度的阁楼里的麦秸上。我有种种回忆都是和那些穿着灰色老布的具有弹性而又结实的肌肉有关的，我也有好些留恋都是和种种天真淳朴的爱抚有关的，那样的爱抚的诚实的粗鲁态度，真比种种从娇媚出众的女性方面得来的细腻欢乐更其隽美。

不过我们在这类信步闲逛中间最爱的东西，尤其是田园，树林，朝曦，晚霞，夜月。在画家的心里，那简直是和大地结婚的蜜月旅行。人在那种宁静的长期密约中间和它悄悄地相伴。可以在一片草滩里，在密茂的野菊和罌粟花中央，对着一阵明朗的日光睁开眼睛，去望远处的村子和村子里的那座报着日午的尖顶钟楼。

可以坐在一个泉眼边，泉水从一枝橡树脚边的一丛纤细的茂草中间浸出来。可以跪下去俯着身子，去喝那种沾湿鼻子和胡子的清澈冰凉的水，喝起它来真感到一种肉体的愉快，简直象是和泉眼接吻。有时候，若是沿着这样的细流遇见一个水潭就赤条条地跳下去，于是觉得皮肤上从头到脚，仿佛一阵冰凉隽美的爱抚似地，使人感到一种由于轻微而迅速的水流所引起的寒噤。

在丘陵上是快活的，在水荡边是惆怅的，看到沉没在血红云海里的太阳对着溪河。映出绯红的反射，那时候真教人高兴得无可形容。到了夜晚，就在那片经过天顶的月轮底下去冥想种种不可胜数的希奇事情；若是在灼人的阳光下，那些事情简直是不会到脑子里来的。

这样在我们今年到的这个区域里闲逛，某天傍晚我终于走到了培弩乡那个小村子，它是个竖在伊波尔和艾忒勒达之间的绝壁上的小村子。我是从斐冈起身沿着海岸走的，海岸高而且直，象是一堵城墙，沿路还有许多突出的石灰石悬崖高临海面一直落到海里。我从一大早踏着那种盖在地面上的浅草，又细又软，仿佛是一铺毯子从那种压在咸风底下的深坑里铺出来。我放开嗓子唱，提着大步走，时而望着一只从容盘旋的白鸥在蔚蓝的天空里展开翅膀飞翔，时而望着一艘渔船在碧绿的海面上扬着棕色风帆，我当时过了一天无忧无虑而又自由自在的日子。

有人曾经向我推荐了一个可以住旅客的小小田庄，那是一个乡下妇人主持的客店样的处所，坐落在一个两行山毛榉树围着的诺曼第式的天井中央。

离开绝壁，我走进了那个关闭在大树丛里的村子，就去找勒迦舍大妈了。

那是一个满面皱纹而气概严肃的乡下老妇人，如同始终用勉强的态度接待出门的老江湖一般，露出一种不大放心的神气。

时候是五月；苹果树的花正在盛开的时节，展出一片香气扑人的花锦如同屋顶似地盖着天井，不住地洒下一阵盘旋漂泊的雨点似的粉红花瓣儿，不住地对人身上和草丛上落下来。

我问：“喂，勒迦舍太太，您可有一间屋子给我？”

眼见我知悉她的姓氏，她吃惊了，她的回答是：“这要看情形，屋子全租掉了。不过还是可以一样去看看。”

花了五分钟，我们居然谈好了，于是我把背囊卸在一间乡下屋子的泥地上了，屋子里的家具是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架脸盆。它正对着那间熏得乌黑的宽大厨房；住宿的旅客们同着田庄里的工人们以及那个寡居的女主人全在厨房里吃饭。

洗过了手，我仍旧出来了。那老妇人正利用那座挂着熏得乌黑的铁钩的大壁炉，炒着一只子鸡预备晚饭。

我向她说：“您这时候还有好些旅客？”

她用不快乐的神气回答：“我们有一个女客，一个有年纪的英国女客，她住在另一间屋子里。”

由于每天多花五个铜子儿，我遇着天晴的时候，就可以教人把我的饮食摆在天井里独自一个人去吃。

于是有人把我的餐具摆在门外了，接着我便咬开那只诺曼第母鸡的瘦腿子，一面喝着浅颜色的苹果酒，嚼着雪白的大面包，

062360

面包虽然是四天的陈货，不过很好。

忽然，对着路上的那扇木栅栏门被人推开了，接着就有一个古怪的女人向着房子走过来。她很瘦，很高，那样紧紧地裹在一条红格子的爱尔兰式大围巾里，以至于旁人倘若没有看见她腰旁边露出一只长手抱着一柄旅行用的白阳伞，真会相信她没有胳膊。她一副木乃伊式的脸包在许多灰白的头发卷儿中间，她每走一步，头发卷儿就轻轻跳跃一下，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样子使我想起一条青鱼干挂上好些卷起的纸条儿。她低着头在我跟前匆匆地走过了，接着就钻到了那所茅顶砖墙房子里。

这个象鬼魂出现一样的怪女人教我感到乐趣了；无疑地那就是我隔壁屋子里的女客，被我们的女主人谈过的那位有年纪的英国女客。

那一天，我再没有看见她过。第二天，我走到一个小山谷的顶头地方去画画，那个小山谷的出口一直通到艾忒勒达，也正是各位都熟悉的地方，我布置妥帖的时候，忽然抬起眼睛就望见了小山顶上竖着一件古怪东西，那简直可以说是一根挂着旗子的桅杆。是她哟，看见了我，她便不见了。

我回到客店吃午饭，就在共同的餐桌上坐下来，这样我可以得到结识那个年老的古怪女客的机会，但是她对于我种种礼貌全不答复，甚至于我对她而施的种种小殷勤，她也是没有感觉的。我毫不灰心替她斟点儿凉水，我殷勤地替她传递食品。然而她对我表示的谢意不过是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头部动作和一句声音低得使我简直听不出的英语。

我不管她了，尽管她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三天以后，关于她的事，我象勒迦舍太太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叫做密斯哈列蒂。她寻找一个荒僻的村子来歇夏，在六星期以前到了培弩乡就待下来，并且简直象是不打算走。她在饭桌上从不说话，吃得迅速，一面看着一本宣传耶稣教的小书。她把那种小书送给了大家。村里礼拜堂堂长亲手收到了四本，那是一个野孩子在收过她两个铜子儿做脚力以后送去的。她有时候会突如其来地向我们的女主人这样表示：“我之爱主，超乎一切；我因为他的一般创造而赞美他，我因为他的一般性能而崇拜他，我一直供养他在心里。”于是她立刻把那种为了指点全世界改宗耶稣教之用的册子，交了一本给那个十分纳罕的乡下老妇人。

在村子里，谁也不欢喜她。小学教师宣言：“她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一种诋毁压到了她的身上。堂长被勒迦舍太太问过，他的问答是：“那是一个邪教徒，不过上帝是不愿意犯罪的人死亡，我呢，相信她的德行并非不完备。”

“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原是旁人不能正确了解的，因此在一般人的脑子里撒下了许多怀疑。此外还有人说那个英国女人是个富人，她在全世界旅行中过活，而原因就是她的家庭驱逐了她。为什么她的家庭驱逐了她？自然因为她违背宗教哪。

在实际上，那是世上那些由于信仰什么主义而发狂热的女人之一，那些在英国生出的多多少少的性情固执的清教徒之一，那些心地善良而令人不能忍受的老姑娘们之一，她们常常到欧洲大陆上的一般旅馆的饭厅里出出进进，弄精意大利，毒化瑞士，使得地中海沿岸的风景明媚的城市都变得住不下去，把她们种种古怪癖性，种种僵化的教婆的习俗，种种难于描摹的服装和满身相当浓厚的橡校气味带到各处，这气味使人以为她们原不是真正的人，一到夜间就被人收在一只小巧的箱子里。

我在一家旅馆里望见这样的女人的时候，我素来是要逃出来的，正象一只鸟在田地里看见了一个稻草人。

而现在这一个，真是很少见的，以至于觉得她并不讨厌。

凡是一切不带乡村意味的，勒迦舍太太都由于本能作用加以仇视，所以对于这个老姑娘的精神恍惚，她的窄狭的头脑里感到了一种憎恶。为了品评她，她找到了一个术语，那术语显然是表示轻蔑，我却不知道那是怎样落到她嘴上的，我更不知道由于哪一种模糊而又神奇的力量竟使她叫出来。她说过：“那是个着了魔的女人。”这个附着严谨而且富于感伤的女人身上的名称，使我认为仿佛具有一种无可抵抗的滑稽性，我也只称呼她做“着了魔的女人”了，每逢望见她我就高声读出这几个字的时候，真感到一种古怪的快乐。

我问过勒迦舍大妈：“我们那个着了魔的女人今天做什么事？”

那个乡下妇人用一种被人挑逗的生气样子回答：

“您可相信，先生，她拾了一只被人弄断了腿的癞头蛤蟆带到屋子里来搁在脸盆里，并且如同看护一个人似地给它扎上了绷带。这是不是糟蹋好东西！”

另一次，她在绝壁底下散步的时候，买了一条刚刚被人网起来的大鱼，而目的呢，不过是要重新把鱼再扔到海里。那个渔人尽管得了好价钱，却辱骂她浪费，忿怒得比她抢了他袋子里的钱还更厉害。他在一个月以后谈起这件事情，还免不了暴怒和高声辱骂。唉，对呀！那真是一个着了魔的女人，密斯哈列蒂；勒迦舍大妈替她取上这样一个浑名，真有天才的灵感。

客店里那个招呼牲口的工人，年轻时候曾经在非洲驻防军当过兵，大家叫他做“开路先锋”；他肚子里有许多另外的见解。对于密斯哈列蒂，他用一种狡猾的神气说过：“那是一件无用的老

货。”

倘若那个可怜的老姑娘知道了这句话？

客店里那个名叫西莱斯狄的小女佣人不大乐意服侍她；理由呢，我却弄不明白。也许不过是因为她是外国女人，是另一种族的，另一语言的和另一宗教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着了魔的女人！

她的光阴是在野外的徘徊之中消磨的，她在大自然里寻觅上帝和崇拜上帝。某天黄昏，我发现她跪在一个灌木丛里。事前，我从树叶子的缝儿里辨出了一点儿红的东西，于是披开了树枝，结果密斯哈列蒂站起来了，因为这样被人看见而害羞了，她慌张地盯着我，正象一只猫头鹰因为在白天受惊而瞪起它的眼睛。

有时候，我正在岩石堆里工作，忽然望见她站在绝壁的边儿上，活象是铁路上的一座信号机。她用热爱的神气瞧着那片在斜阳底下晃出金光的大海和红得象火一般的天空。有时候，我清清楚楚望见她在一条小山谷的顶头地方用英国女人那种有弹力的步儿快快地走；后来我不知道受了什么东西的吸引向她走过去了，而目的不过是去看她那副兴致勃发的脸蛋，她那副不可言传的干瘦脸蛋；它当时确实因为内在的和深刻的快乐而感到满意。

我也时常在一个田庄房子的角落里遇见她坐在苹果树下的青草上，带着她那本在膝头上摊开的《圣经》之类的小本子，然而她的眼光却向远处漂浮。

那个宁静地方的轩敞而又优美的景物竟使我发生了无穷的留恋，我被它绊住了，所以我就住下去没有走开。我住在那个无人知道的田庄里是舒服的，它远离一切而接近大地，接近这个慈爱的，健康的，美丽的和绿油油大地，我们某一天都得把各自的身体给它施肥。并且我也许应当自白：在勒迦舍大妈家里，还有一

点儿简直算不了什么的好奇心也牵住了我。我当时对于那个异样的密斯哈列蒂原想认清楚一点，并且对于那种藏在这类游踪不定的英国老姑娘们的孤寂心灵里的东西，我也想知道。

二

我和她相结识的经过是颇为特殊的。某一天，我刚好结束了一幅在我看来象是胆大而且确实是胆大的画，——那幅画在十五年之后卖了一万金法郎。并且那是比“二二得四”更要简单而又超出研究院派的种种规律之外的。画布右边的全部表现一座岩石，——有疙瘩的巨大岩石，满盖着棕色的，黄的和红的海草，那上面，日光象是泼了一层油。日轮掩在我本人的背后，在画上是看不见的，日光落到石头上，用火一般的色彩使它象是镀了金。如是而已。一片光线充足的，着了火似的，好极了的耀眼的前景。

左边是海，不是乌蓝的海，青石板般颜色的海，而是翠玉般的，碧绿的，带白沫的海，它压在蔚蓝的天空下面也显得很刚强。

我当日非常之满意于我的工作，以至于蹦蹦跳跳地带着它回客店。心里真想全世界的人立刻都来看它。现在我还记得曾经在山径边拿给一头奶牛瞧，一面喊着：

“瞧这个，老朋友，将来你不能时常看见这样的东西。”

走到了客店门外，我立即拚命直着嗓子来叫勒迦舍大妈：

“喂！喂！老板娘，请您走过来，给我欣赏这个。”

那个乡下妇人来了，用她那双分辨不出什么的笨眼睛，那双甚至于看不出我画的究竟是一条牛或者一所房子的笨眼睛，来端

详我的作品。

密斯哈列蒂回来了，她经过我的后边，那时候我正平举着我的画布给老板娘看。那个着了魔的女人是不能不看见它的，因为我当时很注意于披露那件东西的方式，使得它可以被人一目了然。密斯哈列蒂干脆地止步了，吃惊而且发呆。仿佛那就是她的岩石，那座她可以随意神游而且攀登过的岩石。

她轻轻地说了一个大不列颠式的“噢！”那般着重而且那般颂扬，使我回过头来对她微笑；末了我对她说：

“这是我最近的习作，小姐。”

她是出神的，近乎滑稽意味而使人感动的，用轻而且慢的英国口音说着法国话：

“噢！先生，您用一种动人的方式领悟着大自然。”

我脸红了；我可以发誓说那句恭维话的感动力，比一个女王说的还要大。我被诱惑了，被征服了，被战败了。我当时几乎想拥抱她，说句真心话！

吃饭的时候，我如同素来一般坐在她旁边。她居然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大声地表露她的思想：

“喔！我真爱大自然！”

我替她递面包，递酒，递水。现在，她用木乃伊式的小小微笑来接受了。后来我开始谈到了风景。

吃完饭以后，我和她同时站起来。我们提起脚步一同穿过了天井；随后，大概由于落日在海面上照出来的伟大火轮的吸引力，我就拉开了那张可以通到绝壁的栅栏门；于是我们并排着走了，满意得象是两个新近互相了解和互相洞悉的人。

那是一个温和而迷人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感到舒服的黄昏。什么都是享受和情趣。温和而芬芳的空气，满掺着野